

諸國軍，心大振。我另一部，於十六日、十七日，連日在銅陵東北老榮屋地區進擊敵軍，予鉅重創，我大隊長大隊附各一人光榮殉國。皖南事變的反動將軍們，兩年半來不聞清敵一兵，而被國民黨內反動派誣毀爲「叛軍」的新四軍，却仍堅持着這一地區的游擊戰爭。

冀中區：自去夏敵寇對冀中大「掃蕩」以來，由於該區我軍民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與敵頑極鬥爭，驚舛敵勇更積極向敵進擊，僅六月份即與敵作戰二十餘次，青紗帳棚更積有十餘人，俘偽團長李貴以下百餘人，現已迫使敵寇不能不將分散的兵力加以集中。最近我已克復據點碉堡六百餘處，收復了大塊的國土。

（下接第三版）

中國黨主中心在延安

重慶當局反動政策
決無改弦更張之意

我另一部爲配合粉碎瀋河地區敵僞「掃蕩」，於上月十七日攻佔章邱、淄川邊境之水龍堂據點，斃傷敵僞三十餘人，俘獲七十餘人，獲槍一百六十餘枝，我傷五人，亡一人。清河區我軍亦於上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三，兩度攻入高苑，將偽警備隊全部消滅。

晉西北區：該區我軍民，僅七月下旬，即向敵進擊十五次，在解縣之東溝、忻州之上寺、田家堰、土李村、寧武之蘇溝等地區，予敵重創，斃傷敵僞五百餘人，獲機槍四挺，步馬槍二百四十餘枝，並克復靜樂之東山、交西之金口芝蘭等據點，並一度攻入五寨東關。

鄂東區：我新四軍部隊，連續攻佔黃陂之倉子埠、張店、姚家寨、柳子巷、松林岡及黃岡之母集等十餘據點，並將東陽岡至青山口、松林岡公路，小河溪至花園公路及揚店至東陽岡公路，完全破壞，摧毀一切橋樑，僞第十一師李逆寅連部，被迫放棄江集、葉集等據點，狼狽回竄。

蘇北區：我新四軍部隊，連克蒲陽之方軒、瓦屋莊、漣水之北屯廟及通洋港等據點，前後斃傷敵僞八百八十八人。冀魯邊區：我某部七月連擊濟陽等處出竄之敵僞，俘僞營長以下一百三十五人，獲機槍二挺，步槍九十餘枝，我傷五十人。我另一部連擊濟陽楊石橋出犯之敵僞，俘僞連長以下七十五人，獲機槍二挺，步槍七十餘枝，我傷八十人。冀南區：我某部配合民兵，於十七日強襲臨清之小辛莊據點，俘僞軍三百餘人，獲機槍二挺，步槍三百餘枝，我傷二十餘人。另在平鄉之永沈莊及臨清之高村附近，擊潰敵僞八百餘人，亦多繳獲。

太行區：敵第一混成旅剛主力，配合偽軍二千五百餘人

於上月二十七日開始分由滋縣之彭城及安陽之合口，向達城任村地區「掃蕩」，在我軍英勇抗擊之下，一週的「掃蕩」計劃，四天便被我們粉碎，敵偽損傷頗重，回防了。

(三一)國民黨以動派繼續爭奪內戰和投敵現象繼續在國

民黨軍隊內發展

國民黨內的反動派，因陝甘寧邊區發動內戰的陰謀暫告失敗以後，河防部隊雖然部份地撤西，但邊區邊線某些國民黨軍隊，仍不斷向邊區侵擾，特務匪徒橫行肆擾，只就一六軍第五零零團，上月三十一日及本月二日，向我辦事之宋家坪及新正之鞏家村的兩次侵劫來講，便打死男女各二人，打傷男女各一人，擄掠二人，搶劫羣衆羊四百餘隻，馬牛騾驢五十餘頭，其他財物二百餘萬元。軍令機關則稱「已迭電該區中具體表現如此，吾人對之實非常惋惜。此外從邊區軍隊邊緣起直到西安，已大規模建築所謂「防共工事」和「防共核心工事」，據傳建築費需一萬萬元，人民的血汗，盟國的援助，原是用來抗戰，而乃河防工事損壞不修，對邊區的抗戰經費，用以對內，此實爲令人痛心之消息。

在國民黨內的反動派「積極反共、消極抗戰」的政策下，於是經綏發生山東保安第二師(暫編第二師改編)師長賈進少雲，率全師於七月四日在諸城地區的公開叛國投敵，胡宗南部第二十軍預備第八師師長陳逆季強，於七月下旬在豫北的率部投敵。

(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)

續範亭

蔣先生最標榜的是一個「誠」字，但誠是一個抽象的名辭，希聖聖門之徒，他們對於法西斯主義有決心，有恒心，可謂有誠心。中國有句舊話說：「假君子門不了真小人」，以十分的精力做的，向黑暗一方面發展，法西斯主義將必然走上死路。

我們推斷現在的世界命運是走紅運的，向光明一方面發展的，而不是走黑運的，向黑暗一方面發展的，法西斯主義將必然走上死路。

刺殺、活埋、竊奪等無恥手段，詭計叢生，無以復何。就在我自己的週圍，已經發現了五六個特務，差不多都是和日本人特務，汪逆特務，有連系的，他們簡直便成了一家了。但是他們都是中國青年，奔走呼號，附會、請願、挨打

我這篇感言，在奴才們看來，一定說我是大逆不道；在動搖份子看來，一定說我言之過甚；然而在革命的人看來，卻須說我是忠實無比呢。我覺得世界危險。有三民主義的指南，有國民主義的舵手，孫中山先生，我們一定能戰勝它，建立新中國，到達彼岸。中華民族是亡不了的，粉利全在我們的努力。

（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）

分爲特約分銷